

“花谢花飞花满天，红消香断有谁怜……”

哀婉的戏腔不知从哪户人家辗转而来，在氤氲烟雨的弹硌路拂过青苔，缘深巷而去，又有三丝两缕落人身旁的老人耳中，幻化为无伴奏的哼唱，撩动少年心弦。

被龟裂粗糙的手有力地攥着，随着《黛玉葬花》的越剧曲调被一下一下拍打着。孙儿与外婆一起晃悠着身子，丝丝白发与黑发交杂，却是一丝不苟。在细碎琐事旮旯中挤得放不下的头里，这种小时光自是吝啬。

细细端详着外婆花白的鬓角，眼前的她已褪去红颜，早年细小的纹路已不再收敛，肆意吞噬她的样貌，眼角眉梢却抑不住对越剧的深

幸福列车 此曲只应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闻。

——题记

记得第一次接触钢琴是在我四岁的那年。

那年春天，窗外的迎春花初绽，那一朵朵淡雅的小花中带着一抹生机勃勃的翠绿。刚从幼儿园放学的我和外公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当时电视机里正在播一位国际知名的钢琴家——郎朗的个人演奏会。小小

的我看着郎朗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，乐曲一会优美，一会激昂，让我不由自主地对那音乐着了迷。外公问我：“囡囡，你想不想学弹琴啊？”

问的是外公，点头的是我。

那天的一个点头立马激起了外公培养我弹钢琴的兴趣。一个星期后，那台漆黑亮丽，带着一丝高贵神秘的钢琴就出现在了我的房间里。

幼年的孩子，对什么都有好奇和兴趣。这个想看一看，那个想学一学……我哪里知道，学钢琴是那么一件枯燥而且烦累的事情呢！在坚持了一年后，我便哭闹着再也不想去碰那架钢琴了，我觉得哪怕是在楼下捡树叶也比弹钢琴要轻松有趣。

记得当时外公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的放下琴盖锁好，走出了房间。

不用练琴的日子是那么轻松，我再也不用每天坐在钢琴前练习，往日练琴的时间，现在都是我的自由时间。放学后我的幼儿园小伙伴有的去学画画，有的去学跳舞，还有去学踢足球啥的，而我要么疯玩，要么看卡通片，放飞自我一个月后，我的心里却感觉空荡荡的。我应该还能会弹奏几首乐曲吧？我还是有点小特长的吧？我这么想着，于是我偷偷摸摸地去外公房间找到钢琴钥匙。终于，我又打开了钢琴，我竟然感觉自己有点想念它呢！

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转眼已经过去八年了。现在弹琴已经变成了和每天吃饭睡觉一样规律的事情，从小汤到车尔尼，从巴赫到卡农，弹过的名曲和练习的流行乐曲，乐谱已经塞满了这一整本文件夹。学校的表演奖状和考级证书安安静静地立在琴上，它们见证着我的努力。

我家有两架钢琴，一架是童年，一架是成长。那是我的琴，我的八年。

三月初旬，又是一年春天，公园表演平台上的那架三角钢琴前，坐着一位少女。流畅而优美的《童年的回忆》徐徐响起，那优美的旋律，明快的节奏，朝气蓬勃的主题，积极向上的乐感，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。路边的桃花绽开了，一阵微风吹来，花瓣飘散开来，飞入空中，飘落在琴上。

你看，花开有时，岁月静好。钢琴，陪伴我的童年。

思绪飘零

苔 花

苏洋
宁波镇
海龙赛中学
高一(16)班

陷不已。

若是母亲不说，孙儿难以想象在细腻手掌上轻轻拍打，龟裂不堪的竟是一双甩动水袖的小生的手。不知那身水袖至今尘封在哪个角落，那份绕指柔肠又被哪位看客藏于心间……身旁老人的心跳声沉重有力，贯穿胸膛，着陆于我柔软心田。

今日的母亲已不是当年痴迷于收音机前的女郎，也不是处处受亲人牵制不敢踏出家门半步唱越剧的小姑娘了。她会抱我坐在身前，守着老式电视机，播放她珍藏于匣子里的越剧旧像；她会拽着年幼的我奔波于看客之间，瞳间尽是艳羡和憧憬；她也

会用着衣袖，唤着我乳名，迈着方步，双手佯装端着腰挂，左一步，右一步，举手投足是年少的遗憾。

现如今，耳机里播放着《十八相送》，电视里放映着越剧《红楼梦》，私家车里《五女拜寿》不时听闻。水袖挥舞的小小梦想也在我心中种植，我在睡梦中幻想我穿着青衣的模样，那样落落大方，那样自信夺目……

时间是疗愈伤口的良药。85岁高龄的外婆已不再提起年轻时水袖

翻扬时，台下“文人雅客”的唾弃和不屑；40多岁的母亲也过了因亲人反对不能参加越剧培训而垂泪的年纪。她们哼唱越剧调调时眼里的希冀，走着方步，挥手抬手间的自信变得怡然，落在少年眼中，已不仅仅是一份对越剧的热爱。

几代越剧艺人将青春埋葬在亭旁小镇，将粗茶淡饭、柴米油盐捧到了怀里。谁也未曾料到，21世纪将乡村振兴的春风吹进了小镇。手工皮影戏，草帽编织，革命纪念馆，越剧博物馆……飞檐下的手工作坊一家家好不热闹。

外婆的眉眼间尽是欢喜，紧紧攥住我的手走到街头，指着不远处的五星红旗，“看，囡囡，每天五点多都有升国旗，走，我带你去看。”自从

亭旁广场有了升旗台，外婆每天似乎有了动力，天微亮，候在那儿，痴痴地望着，望着……她也会惋惜地和我说，今儿下雨没得皮影看，明儿定有。她骄傲地带我走进草帽纪念馆，孩子般地向我宣告，这儿的草帽花样她都会打。她去得最多的越剧博物馆，天天演绎着人间悲欢，还有外婆欣然的目光。

游客穿梭在石街巷里，赞叹着，惊艳着，照相机的按键声不时惊扰着小小苔花。平凡小镇里的无名苔花，在石街角落，亭亭玉立，自信大方。

小镇一片文气、雅气，还有隐隐约约的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”，听得令人回肠荡气。

“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

花开有时

何甄琪
上海市闵行区
莘松中学
春申校区
六(8)班

问的是外公，点头的是我。

那天的一个点头立马激起了外公培养我弹钢琴的兴趣。一个星期后，那台漆黑亮丽，带着一丝高贵神秘的钢琴就出现在了我的房间里。

幼年的孩子，对什么都有好奇心和兴趣。这个想看一看，那个想学一学……我哪里知道，学钢琴是那么一件枯燥而且烦累的事情呢！在坚持了一年后，我便哭闹着再也不想去碰那架钢琴了，我觉得哪怕是在楼下捡树叶也比弹钢琴要轻松有趣。

记得当时外公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的放下琴盖锁好，走出了房间。

不用练琴的日子是那么轻松，我再也不用每天坐在钢琴前练习，往日练琴的时间，现在都是我的自由时间。放学后我的幼儿园小伙伴有的去学画画，有的去学跳舞，还有去学踢足球啥的，而我要么疯玩，要么看卡通片，放飞自我一个月后，我的心里却感觉空荡荡的。我应该还能会弹奏几首乐曲吧？我还是有点小特长的吧？我这么想着，于是我偷偷摸摸地去外公房间找到钢琴钥匙。终于，我又打开了钢琴，我竟然感觉自己有点想念它呢！

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转眼已经过去八年了。现在弹琴已经变成了和每天吃饭睡觉一样规律的事情，从小汤到车尔尼，从巴赫到卡农，弹过的名曲和练习的流行乐曲，乐谱已经塞满了这一整本文件夹。学校的表演奖状和考级证书安安静静地立在琴上，它们见证着我的努力。

我家有两架钢琴，一架是童年，一架是成长。那是我的琴，我的八年。

三月初旬，又是一年春天，公园表演平台上的那架三角钢琴前，坐着一位少女。流畅而优美的《童年的回忆》徐徐响起，那优美的旋律，明快的节奏，朝气蓬勃的主题，积极向上的乐感，余音绕梁，三日不绝。路边的桃花绽开了，一阵微风吹来，花瓣飘散开来，飞入空中，飘落在琴上。

你看，花开有时，岁月静好。钢琴，陪伴我的童年。

有凤来仪
(工笔画)



王晶莹
黄浦区第一中心小学三(七)班

人物素描

拼在一起

林千艺
永春县
崇贤中学
初二(6)班

岁月是朵两生花，一生往流年，一生铸风景。一路兜兜转转，所走过的路，化为风景，成了最美的拼图。

陶渊明，一个游荡在田园的孤独客。

痴情于山水，看山间草木荣枯，四季轮回；执着于心境，望天间云舒云卷，渐远还生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淡泊名利的心，归隐天边的意，让人沉醉，使人意会。陶渊明的一生“不得真假、不作挣扎、不惧笑话”。不喜世人贪嗔痴念，不爱世间繁芜杂，他的憧憬、不甘、失意，以及后来的释然，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、寡淡、无惧世俗的自由灵魂。复往生，他的风景逐年月流去，却未随白发老去，他的一生是一幅幅荡气回肠的人物画。

越王勾践，一个复起在石屋里的帝王。

痴情于天下，逐世间功名利禄，王权富贵；执着于复国，劳筋骨卧薪尝胆，励精图治。从风光无限落至凄凉苦涩，这一时的没落和耻辱，让他曾一度想要玉石俱焚，背水一战，幸得良臣计策，隐

迹于石屋，喂马，忍辱负重。经过数年的积聚，他厚积薄发，终于迎来浴火重生的时机，一举打败吴国，再为帝王家，不负苦胆尝。他的一生是一幅韬光养晦的连环画。

霸王项羽，一个决绝于乌江的世上人杰。

痴情于世间，天生神力有大志，破釜沉舟；执着于亡秦，统兵遣将善谋略，勇不可挡。从气吞山河到四面楚歌，从叱咤风云到溃不成军，昔日的辉煌终成过往云烟，傲骨长存的一代霸王自刎于乌江亭。虽未成就千秋大业，司马迁仍为他写下项羽本纪，许多诗人为他写下不朽诗篇。“生自当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”他的一生是幅荡气回肠的人物画。

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人世间经历过多少轮回，一路风景一路诗，教会我们认清来路，认知当下，认得归途。

瞧，那是时光拼在一起的身影；看，那是岁月流连忘返的印记。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。

快乐时光

朱蕉印象

张铭
浙江省平阳县
水头镇
第一小学
五(3)班

每天，仰面总会迎来一片火红——那便是小区里一株株鲜红的朱蕉。

朱蕉的叶子是一种不深不浅的红色，抬头望去，让人感到一种切切的深沉。它们的叶子十分的独特，外面一圈环绕着一条红紫色的花边，伸手去摸摸，有一丝毛糙。这些叶子一片簇拥着一片，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，看上去就像一个穿着红衣的贵妇人。

朱蕉的花不仔细找是看不到的。它的花十分细小，躲藏在一片又一片的叶子之中。小心翼翼地拨开叶片，一股清香便从叶与叶之间的空隙弥漫而出，让人感到一丝淡淡的醉意。花儿是紫蓝色的，紫和蓝融在一起，并不是特别出众。大部分小花并未开放，害羞

地躲在花苞里，活像一个个怕生的孩子。

下雨了，小水滴轻轻地落在朱蕉的叶子上，叶子有的纹丝不动，像发愣似的任由雨水捶打；有的微微颤动，犹如一只飞舞的彩蝶；有的摇摇晃晃，像一名婀娜多姿的舞女……

雨越下越大，朱蕉的身影在雨幕中也逐渐模糊起来，最后，它看起来像一团燃烧的火焰，熊熊地绽放。它不怕雨水的侵蚀，也不怕寒风的侵袭，好似永远不会失去自己应有的温度，雨幕中的火焰燃着的正是它勃勃的生机。

啊，我醉了，不是因为它的艳丽，而是它那如火焰般燃烧的生机。

亭旁广场有了升旗台，外婆每天似乎有了动力，天微亮，候在那儿，痴痴地望着，望着……她也会惋惜地和我说，今儿下雨没得皮影看，明儿定有。她骄傲地带我走进草帽纪念馆，孩子般地向我宣告，这儿的草帽花样她都会打。她去得最多的越剧博物馆，天天演绎着人间悲欢，还有外婆欣然的目光。

几代越剧艺人将青春埋葬在亭旁小镇，将粗茶淡饭、柴米油盐捧到了怀里。谁也未曾料到，21世纪将乡村振兴的春风吹进了小镇。手工皮影戏，草帽编织，革命纪念馆，越剧博物馆……飞檐下的手工作坊一家家好不热闹。

外婆的眉眼间尽是欢喜，紧紧攥住我的手走到街头，指着不远处的五星红旗，“看，囡囡，每天五点多都有升国旗，走，我带你去看。”自从

亭旁广场有了升旗台，外婆每天似乎有了动力，天微亮，候在那儿，痴痴地望着，望着……她也会惋惜地和我说，今儿下雨没得皮影看，明儿定有。她骄傲地带我走进草帽纪念馆，孩子般地向我宣告，这儿的草帽花样她都会打。她去得最多的越剧博物馆，天天演绎着人间悲欢，还有外婆欣然的目光。

游客穿梭在石街巷里，赞叹着，惊艳着，照相机的按键声不时惊扰着小小苔花。平凡小镇里的无名苔花，在石街角落，亭亭玉立，自信大方。

小镇一片文气、雅气，还有隐隐约约的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”，听得令人回肠荡气。

“白日不到处，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。”

我这下明白了，我与她没有共同点，但是——她身上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精神让我为之一震，她没有因为身上的不足而自暴自弃。我虽然在一次考级中失败了，可那片光明还在，我为什么不再去尝试呢？海伦失明了，可她在自己的鼓励下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更何况我？

我擦干眼泪，打开房门，迎接我的仿佛是一束光，那一束光把我身边的黑暗冲刷掉，那种感觉就像是和海伦一样，度过黑暗迎接的是光明。我重新温习每个字的笔画，却发现有些笔画没有到位，我学会了寻找自己的不足，就像海伦一样练上几十遍，几百遍……最终，我通过了考级。

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也是作者想要的愿望，她努力了那么多只求与我们正常人一样……这本书给我了去重新再一次地去取得成功的动力，我也非常感谢这本书，让我重见“光明”。

有感而发

人生无时无刻不在吃苦。作为初三年级即将毕业的我们，更是几乎每天都在吃苦。可是古诗说得好：“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”此时的苦必会在不久的将来有所回报，这些吃苦的经历也会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宝贵财富。

双腿迈开，一前一后，腰往前躬。此时的我正站在火红色的跑道上，周围的同学都与我保持一个姿势，就像搭在弦上的箭，蓄势待发。

“预备，跑！”随着老师口令的响起，大家都迈开双腿飞奔起来。

我跟在全班跑的最快的同学后面，一会儿，就大口大口喘起粗气。风撩起我的头发，我也无暇顾及，两眼紧紧盯着前面同学的后背，与她保持一定距离。渐渐地，队伍拉成了一条线，我仍跑在第一方阵。

我感受着已经微酸的腿，却不想命令它放慢速度。也许是双腿摆动的幅度太大了，我能感受到肚子开始一阵阵的抽痛，肺部灼热，就像个大火炉。我不停地吐气吸气，嗓子干裂，每吸一口气，便如小刀割一

般。我知道我的身体在吃苦，可是大脑的信号却是不要停下来。回想起假期中每天的晨跑，我就为自己打气，你已经很努力了，坚持下去就能胜利！

我能够感受到后面同学的喘息声越来越近，也感受到自己的双腿越来越沉，就像灌了铅，即使这样，我也不能任由自己放慢速度。最后的一百米看起来是那么漫长，坚持，坚持，再坚持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同学被我超过，终点已经近在眼前！我咬紧牙关，努力迈着腿，挥动着双臂，冲过了终点。

酸疼的腿，干疼的喉咙，以及急促的喘息，苦涩的汗水……让我明白，800米的长跑是一个艰苦的历程。“三分二十四秒”，可是当老师报出我的成绩时，所有的苦立马烟消云散，只留下成功的喜悦。我明白，苦涩最终会化为甘甜，吃过的苦越苦，苦后的甜越甜，正所谓否极泰来，原来苦甜是可以相互转化的。

清脆的笑声回荡在校园，这是我们辛苦后收获的喜悦。阳光透过树叶洒下一缕阳光，照在我们笑脸上，玉兰花、榆叶梅在微风中频频点头。今天，格外的暖。